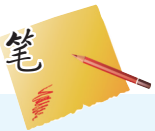


朝阳随笔



## 三代人的春节

汪 志

父母八旬多,我五十多,而成家的女儿三十而立,三代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。腊月已至,年味渐浓,一些人已经在筹划着归家的旅途,等待的亲朋好友也盼望着与他们团聚。此时此刻,让我想起了我家三代人的年。

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农村。进入腊月后,他们二老也开始忙碌着过年。也许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,父母的年一切以“自己动手”为主。动手做石磨豆腐、石磨元宵,动手做挂面、馍馍、年糕、炒米糖、炸油豆腐、圆子,炒花生、葵花籽,等等,连春联都找村上的人代写。过年要穿新衣裳,父母都会找镇上的裁缝量身定制,连新布鞋也是母亲缝制,一切都是原汁原味。除夕,父母要做一大桌年夜饭,这些年夜饭菜一直吃到正月初三,寓意年年吉庆有余。细想起来,父母的年不仅经济实惠,而且有滋有味。

我长大后在离故乡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。生活在一个小县城,再加上工作忙碌,我每年的年都忙碌在菜市场,买,买,买。虽说买起来方便快捷,一切都是现成的,但开支大,尤其吃起来没有父母亲手做的香甜。从年夜饭开始,我们家的年,一切都是现吃,吃多少做多少,因为我看過一本《膳食营养学》,说做好的新鲜饭菜,隔夜吃,不仅鲜味全无,而且大都会产生毒素,吃后会危害身体健康。于是,即使是年夜饭,我也会尽量做得少一些,宁可缺一口,不吃剩饭菜。

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沿海大城市工作并成家。这几年,女儿家的年夜饭都是在酒店吃的。女儿说,时代在变化,年夜饭的主要目的是家人团聚,在酒店用餐既方便省事,又能吃到自己做不出的美食,除了菜品更丰富,可选择余地大,也省去很多步骤和时间。一年四季忙碌的他们,大年初一就全家外出旅游过年,大前年在重庆,前年在海南,去年因疫情只好居家。女儿认为,去外地过年,可以品味各地不同的风情及年味。旅游过年、反向过年、异国过年、他乡过年,和在老家过年、与父母过年一样,不都是一家人团聚、感受浓浓的亲情吗?不照样是享受过年的美好和喜庆佳节的欢乐吗?

回想起三代人的春节,每一个春节都如同盛大的宴会,团聚、欢笑、举杯,喝下一整年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。曾经的年是一个仪式,庆幸一家人相互扶持走过艰难与困苦,祈求上苍庇佑来年的收成。后来的年是一个宴席,平日忙碌的家人围着圆桌聚在一起,推杯换盏谈天论地,收到压岁钱的孩子欢天喜地,跟着小伙伴满大街地乱窜,在鞭炮声中嬉闹欢笑。现在的年还是一个维系,问候与祝福通过手机从五湖四海传来,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朋友也借机表达思念,人与人的距离看似很远,彼此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消失。

三代人的春节,一年又一年,让我们从青丝到白发。

诗 歌

## 这样的光阴

刘贵娟

这样的光阴  
静白、微尘  
从一簇簇喜庆的烟花中走出来

这样的光阴  
柔软、馨香  
是一桌团圆饭  
是大红灯笼  
是一个家

这样的光阴  
清纯、饱满  
从井站中飘出的年味  
诱人、甘甜  
是一段管线  
是一部机器  
是几行数据和超产的喜悦

这样的光阴  
如海如潮如诗如画  
是石油人浓烈的家国情怀  
是殷切盼望的中国梦

这样的光阴  
在采油树的年轮内加密  
在巡井小路上起起落落

这样的光阴  
迎接新年的曙光  
照亮心中的信仰

在这样的光阴里  
做一滴黑色的石油  
有无上的荣光

散 文

尹希东

我在荒原上过了无数个年,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新年,却始终温暖着我的石油人生之旅。

“唉,这天气,早不下、晚不下,偏偏要过年了下起雪来。”那年的腊月二十八下午,大家望着天空飘起的零星雪花,眼中流露出些许焦虑。

“兄弟们,明天早晨无论如何,也要把设备搬上去,争取大年三十完井,叫你们嫂子给大家包饺子吃,保证大家过个好年!”马队长扯着嗓子给大家鼓劲儿,眉眼间掩饰不住兴奋。他的家属从鲁东南老家第一次来队上过年。

年前,队上接到指挥部抢上一口新井投产的通知,队长对节日工作进行了部署,两个班组需要留守施工,其余两个班组的兄弟放假回家过年。我所在的班组就在留守之列。队长宣布留守人员名单后,我虽然很想回家过

年,但这是命令,只得把思乡之情暂时埋在了心里。

大年二十九早晨,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下。天也放晴了,放眼望去,荒原上笼罩上了一片银白。瓦蓝瓦蓝的天,白皑皑的地,积雪与枯草拥抱的井架,使广袤无垠的荒野显得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。作业二班留下帮助马嫂子剁馅子、包饺子。马队长带领我们作业一班迅速组织抢上作业设备、值班房。

搬家车辆拖着盛满井下工具的爬犁,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慢慢滑行着。我们穿着厚厚的棉杠杠服,戴着狗皮帽子,蜷缩在值班车厢里。在这即将过年的日子里上井干活儿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此刻,荒原上显得比平日冷清了许多,路上的行人也少了许多,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一班人,此刻却都陷入了沉默。没有一个人说话,只有荒原上的风声从车厢边缘吹着口哨掠过。远处偶尔传来稀疏的鞭炮

炮声。听到鞭炮声,大家的思家心情更加强烈,而此刻的沉默,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。马队长知道我们小伙子此刻的心情,一路上也没说什么,快到井场时,只说了一句话:“兄弟们,咱们就是一家人,把活儿利利索索干完,早点回家过年去!”

到了井场,大家熟练地各就各位,一起将井口四周的积雪清理掉。每个人都感觉工作节奏比平时快了,很多。全班人员马不停蹄地大干了一整天,工作量比平时多完成一倍。马队长很高兴,晚饭时特地买来了烧鸡、老白干酒犒劳我们。夜班人员的心情也是一样,奋战了一个通宵。到了大年三十上午,这口井就顺利完井。

大年三十下午,队上开始热闹起来了,马队长首先拿出一挂大红的鞭炮点燃了,伴随着那噼噼啪啪的震耳声,浓浓的年味一下子就烘托了出来。大家开始忙活起来,有的包饺子,

有的贴对联、贴过门钱,有的挂红灯笼,那过门钱、红灯笼还是马嫂子特意从老家捎来的。有人高喊:“过年喽,过年喽……”高亢的声音,在荒原上传得很远很远。

小小的队部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最热闹的就是包饺子的时候了。我们小伙子没有一个会擀饺子皮的,有的捏成了长的、有的捏成了方的,有的擀成了四不像。马嫂子看着这些“杰作”,脸上笑成一朵花,于是一遍遍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擀皮、如何包馅。马嫂子的到来,给清一色的男性世界注入了快乐,既减少了我们的想家情绪,又让我们感受了一种特别的温暖。不知怎的,大家都愿意往马嫂子面前凑热闹,或许她让我们感受到了母亲、姐姐的亲切。

当饺子在那口热气腾腾露天大铁锅里上下翻飞,当寒冷的空气中飘起饺子香味时,荒原的除夕就慢慢降临了。马嫂子把一碗碗饺子端上桌,又

拿出从老家带来的老窖酒、烤猪肠、五香花生、炸年糕等,组成了一桌子丰盛的年夜饭。又一阵鞭炮响过之后,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。

大家相互问候、祝福,笑语、酒杯营造出了浓浓的团圆之情。这种浓浓的氛围,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,淡化了思家之念。

那时队上还没有电视。吃过团圆饭后,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、守夜,马队长给大家讲述了老石油在荒原上过年的一些情景。从马队长深情的讲述中,我们这些初来荒原的小伙子对石油人的使命和责任多了一分理解。只要你走进荒原,成为一名石油工人,有时就需要舍小家、顾大家,在荒原上过年就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因为,哪里有石油,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

大年初一,我们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,又向着荒原的战场出发了。

## 与一场雪共赴新春

崔向珍

雪花是新年的使者,点亮暗黑的夜空,飘落一地祥瑞。放了寒假的小孩子们,起得比麻雀还早,在广场上打雪仗、堆雪人,热火朝天。

这场雪下得挺大,映着老年公寓大门上的红灯笼和红对联,格外好看。看着院子里正在赏雪的老人,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,给母亲送雪去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,在厨房里找到一只小水桶,拿了铲子下楼,直奔小区东边的植物园而去。

穿着橘红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扫雪。雪铲、扫帚、铁锹交替挥动,他们的头上热气蒸腾,脚下的积雪咯咯吱吱。从我们小区走到植物园,我一路不停地跟清洁工打招呼,认识的不认识的,好像都成了老熟人。

从植物园东门进去,凭着记忆,踩着积雪,我直奔竹园。园区里的大树小树都胖了,枝枝干干上堆满了晶莹的雪花。一些调皮的麻雀、几只寻食的喜鹊,把树根边的积雪刨得乱七八糟,半腐烂的树叶浮在雪上,杂乱而醒目。一缕一缕的阳光时不时地从云缝里漏出来,照在雪地上,亮闪闪地晃眼。各种动物脚印,深深浅浅地在雪地里延伸,一直串到绿意葱茏的竹林里去了。

竹林边的草地上,洁白的积雪平展展地铺开,不染一丝杂色,纯净得让人心醉。为了不破坏这份和谐,我选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铲了一桶雪,晃悠悠地提着,哼着歌儿往回走。

这个可爱的天气,一会儿洒几缕阳光,一会儿飘一阵雪花。小区门口的大红灯笼上面,堆积着薄薄的一层白雪,喜庆,年味十足。我走到父母家楼下时,发现母亲正在落地窗边看雪。我对准窗户,把小桶里的雪举得高高的。母亲显然是看到了桶里的雪了,使劲冲我摆手。

进了门,母亲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了。我把小桶里的雪放在茶几上,母亲一边说我傻,一边用她那只灵活的左手抓了一把雪,放在右手的掌心攥了好大一会儿,好夕团成了一个雪球。屋里暖气很热,母亲把小小的雪球轻轻地贴在脸上,静静地感受着它的温度。“真得劲,好几年没有摸到雪了。”母亲不自觉地感叹,然后又很满足地笑了起来。

“好几年没有摸到雪了。”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母亲的这句话,视线突然模糊。我赶紧跑到窗户边,大声喊着“又下雪了”,悄悄地把泪水擦拭干净。我这么一喊,母亲更加开心。她费力地站起身子,拄着拐杖,慢慢地挪到了窗户边。我把轮椅推到窗户边,让母亲坐好。又把盛着雪的小桶放在窗户边的写字台上,让母亲一边看雪,一边玩雪。正准备泡茶喝的父亲,端着茶壶却不倒水,一遍遍地笑着说:“恁娘儿俩,真够傻。”

父亲泡好了茶,外边的雪花也不飘了。我和母亲坐回沙发,又把小桶挪到茶几上。父亲掀开壶盖倒茶的时候,母亲丢了一点雪进去,父亲不但不恼,反而乐呵呵地说“好喝好喝”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一壶茶喝完了,小桶里的雪也化完了。我打算倒掉的时候,父亲说:“放着吧,挺干净的,放两天浇花用。过年了嘛,留个好兆头,瑞雪兆丰年。”

回家的路上,我专门找有孩子的地方走,跟他们打了一阵雪仗,点了几个小鞭炮,堆了个四不像的雪人,一路顶着满头白雪奔跑,气喘吁吁,笑声如歌。



天安门广场“精彩冬奥”巨型中国结亮相。

胡庆明 摄

散 文

## 童年的年味

创新,镶上红绿纸条。再把几年年画贴上去,贴上红红的对联。那座低矮的土房子便有了精气神,像一个驼背的老人突然挺直了脊梁,一派喜气洋洋。

母亲忙着蒸馒头和年糕,红红的火苗在灶膛中欢快地跳跃,袅袅蒸汽夹杂着草木的清香萦绕在鼻唇之间。我和弟弟、妹妹一边咽着口水,一边急不可待地站在灶台边。缕缕青烟从房顶的烟囱口升起,就像乡村的轻骑,被落山的夕阳浸染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大人们点燃红色的蜡烛,围坐在炕沿上一边聊着一年的辛酸和收获,一边包着饺子,包进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。不知不觉,新年的钟声敲响,一阵阵快活的鞭炮声把个大年夜搅得欢快无比。我们

脱下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服,穿上母亲纳的平底布鞋和一件水青色平纹的布衣裳,浑身上下好像打了鸡血,那个神气!

乡村的家家户户门是敞开的,乡村人的心扉也是打开的。

吃完饺子,天还沉浸在暮色的回忆之中。沿着红灯的眼神来到街坊邻居、亲戚家中磕几个响头,问一声好。老人们看到脚下虔诚礼拜的晚辈,乐开了花,赶紧从衣兜中取出包着红纸的压岁钱。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又蹦又跳。

红红的乡村年夜最有味。天刚一擦黑,孩子们就取出自己的灯笼、灯车,点上蜡烛急匆匆出门。五颜六色、花花绿绿的灯盏,三个一帮五个一群,像一颗颗雀跃的心,在静

美的乡村之夜游动着,照亮了一条条街道和回家的路。家家户户的门口高挂着大红灯笼,那是新一年的期盼,照着新一年的路。

过年时,能有一包爆竹是男孩子最大的快乐。有一年的大年初三,我到姥姥家去拜年,家住渔村、几年没见面的四姨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个土爆竹塞给我。我把它紧紧攥到手里,生怕有人抢去。恰巧,这时有亲戚来,姥姥在灶旁点了一堆柴火取暖,也把我叫了过去,忽然,“轰”的一声,我的手心被炸伤了,痛得我号啕不止,折腾了好几个月。至今,看到左手心里留着的那块清晰可见的伤疤,往事再一次浮上心头。

童年的年啊,酸涩中带着甜,哭着哭着就笑了。

## 平凡的力量

因为外购的一批原料出了点状况,对方停工就会延误时间。他们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,用最快的速度商定了对策。

他时而望向我们,报以愧疚的笑容。

他终于可以坐下来,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,“麻烦搞定了!”80后的他,年轻人的朝气呼之欲出。一讲话,洁白的牙齿,在阳光下泛起光泽。青春的脸上,绽放明媚的光。

炼油厂检修后,裂解原料时而会有变化,他们也是十八般武艺齐上阵,唯一目标,就是不辜负这生产黄金期,克服不利影响,保持生产平稳,实现高产稳产优产。

言语间,他流露出超乎这个年龄的成熟与担当。许多思路和目标,都

是适可而止,不夸大、不浮躁;每个举措、每次行动,都颇有章法。他用“稳中求进”来接受挑战。我由衷相信,他的信心和阳光,会让每个人鼓足干劲,充满力量。

去年夏天,又有很多新员工来到这里。看着他们一张张清新、稚嫩的面孔,一如当年我们的模样,却又有那么大的不同。企业的规模和效益,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和工作环境的舒适便利,都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更是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,而我们,也在企业变革中释放出更多的潜能,看到更多的新奇和变化,以一颗敢于担当的心,乘风破浪,更加勇敢、坚定。

特别喜欢石化城的清晨与黄昏。朝阳升起,晨光在白色塔罐上游

走。提着取样瓶的分析女工,正步履矫健攀爬在环形铁梯上,罐壁上投下窈窕的身影。傍晚霞光余晖,上夜班的一线员工步履匆匆,奔赴各自的岗位,在灯火通明的装置区,在宽敞明亮的控制室,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

那天,因为采访,我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的车间,新建的生产装置已经拔地而起。在原来污水站的旧址上,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大型污水处理厂。绿树环绕,鱼儿潜游,俨然花园景致。

回望走过的路,心情明亮而温暖。在朝阳下,一切变得生机盎然。我们都是平凡的石化人,都在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加油鼓劲。而恰恰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奉献,总会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。